

上卷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风沙雁文集

〔新加坡〕欧清池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上
卷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风沙雁文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风沙雁文集(上卷)

(新加坡)欧清池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沙县印刷厂排版印刷

(府西路 87 号 邮编:3655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26.625 印张 4 插页 63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046-X

I·941 定价 35.00 元(上、下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编辑例言

一、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东南亚各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文学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它们与中国文学有着语言同源的血缘关系。因之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将有助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交流，推动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共同为世界文学的进步作出贡献。

二、本丛书既收入创作，也收入文论，同时也需要研究著作及史料汇编，有个人专集，也可以多人集，有专书，也可以有多部书合集。作者不受国籍限制。

三、本丛书由庄钟庆、陈育伦任主编，周宁任副主编。

序一

庄钟庆

前年春天，风沙雁到厦门，他的谈吐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行前他将他的作品赠送给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读完他的作品，我们才知道，这位行色匆匆的游客，是现代社会中幸存的诗人，他的激昂、他的伤感，他敏锐的思想与他高尚的良知，都是那么动人。他应该有更多的读者，生活在更多的人中间，让更多的朋友分享他的创造，让他的作品融入那弘远伟大的精神传统中。我们提议编选一部“风沙雁散文选集”，纳入我们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中，他慷慨地答应了。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次机会，他拥有了广大的中国读者，中国读者也结识了一位新作家，共同的母语与共同的文学家园，是我们永远的缘分。

风沙雁的作品分为三类：抒情散文、文艺评论、政论杂文。早年他也曾写过诗，没有收入这部集子。尽管如此，从他的散文作品中，我们仍能感到诗情；他对美与艺术的敏感与真诚、对正义的热爱与信心、对人、社会、历史问题的关注与忧患，都说明他骨子里是位真正的诗人。作家最可贵的是诗人气质，它是想象、激情、良心、思想的源泉。收入“背着历史走天涯”、“枫叶初红忆扶桑”、“绿窗花影

录”中的作品多是抒情散文，这是他诗情向内发展的成果，在“文艺絮语”、“矛盾集”、“忧患集”、“闲思集”、“喻世集”、“反思集”中，我们看到他的诗情投向社会，化为思考与批判的力量。他的作品涉及的问题很多，从个人情感生活到文学艺术，华文教育与华族文化、现代社会与经济、历史与现实的选择与困惑等。风沙雁是位富于使命感、涉猎广泛的作家，对于他来说，文学不是别在钱袋上炫耀的徽章，而是生命，或者，生命的精华。

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作家，他们开创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已是世界华文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年由于华文衰落与读者流失，他们的田园已显得有些荒芜，但努力在希望就在，许多华文作家仍守护着家园辛勤耕耘，而且，他们的领地正在另一片天下迅速扩大。在中国，他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同时也引起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幸运的不只是作家，还有读者，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的美与正义的世界里，用古老神圣的母语将我们联结在一起！

《风沙雁散文选集》即将出版，作者嘱我写几个字。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历时两年余，有许从文友的努力，在此尤其要感谢的是林秀平女士，她慷慨的帮助与认真的工作，便这一成果得以如期如愿的实现。

1997 年中秋

序二

陈育伦

八月间,当我拿起刚刚打印好的《风沙雁散文选集》,便仔细地读下去,感触很多。

盛夏虽过,南方的厦门天气,正是“秋老虎”施威时刻,身处斗室,犹如囚困在闷罐车厢里。连续几天伏案翻阅,周围热气,似已全无感受。我的神思跟着风沙雁先生来到了宁静山村的小溪旁,看流水,看水草的飘曳,看燕子飞过萍池的镜面般平静的水面,来到那暮色苍茫的山冈,再到云南园看南大湖的美景,倏忽又飘洋过海,感受那东瀛文化的凄清韵味,转瞬间又来到华盛顿的街尾,三藩市、洛杉矶的唐人街,温哥华的海滨,汉城的街头……浪迹天涯海角,追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踪影,寻觅唐诗宋词元曲的意境。这一景景,一幕幕,不正是我跟随着风沙雁先生寻找的可献身之处,追求的人生道路上的燭火的心灵历程?

掩卷时,我那受过伤的脊背已直不起来,可精神却特别的爽,眼前特别的亮,向窗外一望,那长久已看惯的碧蓝大海,显得特别明丽,远处迷蒙绵延的青山,有一种从未感觉到的邈远的梦般意境。于是,我忽然感悟,风沙雁先生说的:“我因此常常为了自己能

享受那美景而欢欣，也希望自己能创造一些美的事物给别人享用。”（《那个黄昏》）

我与风沙雁先生相识，是两年前的事。

那是1995年暮春三月的一天上午，在厦大校园意外地遇上来这里旅游的风沙雁先生夫妇。其时，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刚刚成立，我是中心成员之一，当得知风沙雁先生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编辑，华文作家时，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一下子消失了。几个小时的相处，铸成了一串延续不断的感情链条。分别的日子里，风沙雁先生书信不断，寄来出版的作品，还专门从报章上剪辑我们所需要的资料。今年三四月间，我到了新加坡，风沙雁先生夫妇专程来我下榻的酒店看望我和庄钟庆教授，并带领会见新加坡诸位同仁，就在这次相聚中，大家商讨了今年十二月间在厦门大学举办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问题。这次讨论会的筹办，风沙雁先生出了大力。现离会期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了，愈接近相会的时间，期待的心情愈迫切。归来兮，远方的游子。

1997 年秋
于厦大海滨

燭火的追尋

——代自序

楔子

当我还很年轻很年轻时，我曾立下志愿，要到世界各地去飘游。岁月流逝，在步入中年的现在，我仍然想到处走走看看。但这不一定是为了寻求更翠绿的草原、更丰富的物质享受，这样做，有时只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有可献身之处的快慰。

我生活在一个小岛上，自我稍微懂事起，我就有把一生献给某一种理想的想法。这种想法像摇晃在我眼前的一团燭火，它一直牵引着我前进，可我总无法一手捉住它。它看似在我眼前，但当我逼近时，它却又飘得好远好远。

时过境迁，我终于发现在我居住的地方是欲献身而无处的，慢慢的，我终于把此种想法变为慰藉我心灵的一道清泉，从此我就感到精神愉快，生活舒适。

但当我独自一人坐在海边或树林中冥想时，我却又会陷入愁思中。这种愁思来自对本族文化日渐消失的担忧，也来自深感在社会上少有参与感的落寞，更来自中华文化强调人生是完成历史美的特质、而我却无从参与的无奈。

在骤雨刚刚过后的清晨，凉风一吹，水蓊的粉红花就会随着水珠纷纷飘落。盘生在水蓊树干上的野胡姬，淡黄的、雪白的、浅青的都有，都在风中摇曳，摇曳出淡淡的香味，凝滞在清凉的空气里久久不散。偶而有几声鸟啼声自树顶落下，凝着香味的空气，便泛起点点涟漪，但很快就平息下来。

一条农人用来灌溉的小溪逶迤流向远方，因为下了场大雨，这小溪的水涨到快溢出岸上来了，把溪畔的野草野花冲刷得玲珑剔透。粉红的花、青翠的草以及洁白的流水，这样一幅色彩和谐的水墨画，往往我可以凝视好久好久。那年我六岁，还未入学，就住在景色宜人的乡村。每天天蒙蒙亮，我就起床，有时与堂弟表弟在旷野中看日出，看燕子飞过萍池的镜子般平静的水面；有时我就独自到田野上散步、看花、听鸟鸣。

八岁我才入学，开始接触了方块字。小五那年的长假，我竟然写了不少咏物诗，在朦胧的意识里，我已把小溪当作我的精神寄托了。那一年，反殖与要求改善待遇的工人展开罢工行动，全市的劳动阶级也加入罢市，当局宣布实行戒严令，学校停课好几天。在那段期间，我幻想着从此可在乡村过着清静的农耕生活。在那短暂而宁静的不用上学的日子里，我天天都到小溪畔看清澈的水，捉漂游在水中的小鱼小虾，渴了就采嫩椰子，剖开来喝它的清甜的水。

午后的乡村异常的静，小溪的水更加清澈明亮，阳光透过番石榴树的繁密的枝叶洒下来，溪面亮丽得很。小山丘的树上的鸟儿的几声啼叫，像一些小石块丢进平静的溪面，把乡村的午后宁静给震破了。偶而谁家的公鸡的一声长啼，又在宁静的空气漾起一道波浪。乡村的炎午，最使人难受的是闷热，而坐在树影掩映下的阴凉

的溪旁看流水，看水草的飘曳，就是最惬意的了。

我的童年有好几节时光是掷在小溪上的，于今追想起来，这并不全是为打发时间，在潜意识里，小溪其实已是我童年生活中的一把篝火了。

我念的小学并没小溪，但我上课的那间课室是建在萍池上的，课室以木板建造，地板处处都有很大的缝隙，下雨的日子，萍池涨水了，雨点又在池面绣出千千万万朵雨花，蓝色的萍花缀满水珠，萍池过去不远处的那片花圃的花朵在雨中更显得娇艳。在这样的时刻，我往往会进入一种缈远又优美的境界。

不久，我们就与老师及高年级的同学开辟学校的那座小山丘为运动场。从小山丘走下来是一片大草场，我们的早晨周会就在那儿举行。草场靠近教室处有一块布告板，粘贴的都是学生的作文，版名叫“小使命”，那是我常驻足的地方，我从那儿能找到我的乡村的小溪似的清凉与宁静。这样一来，我的生活内容就更丰富了，我已拥有小溪的清澈和宁静、萍池的美姿及草场的深邃意境。

二

我就读的中学坐落在山冈上，进入校后门得走一道两旁种满木麻黄的斜坡才能到课室上课。落叶季节，木麻黄的针状叶子就掉满山冈。在清凉的早晨的阳光下，远远看去针状叶子就像雨点那样飘洒下来。与学校只隔着一条马路的武吉知马河的河水是浊黄的，每逢豪雨那河就泛滥，沿岸的道路与人家都淹水了，那时河水就黄得带着点血红，河水汹涌流去，气势浩大。隐约间，我已意识到这河是具有反抗性的。

在云树苍茏的山冈生活，我已泛览了大量的现代文学，高中时又接触了大量的古典文学，我的视野已不只是校门前的那条河、小

学的那个萍池、乡村的那条小溪，隐隐约约中，我已看到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我对民族文化的爱开始萌芽，且很快变得茁壮起来。我在古典与现代文学作品中隐约看到我这一生所想追寻的烟火了。

那一年，为反对教育改制，我参加了全国性的中四罢考。我们维护的是母语教育，我们担忧的是母语会随着改制而消失。成千上万的学生聚集在山冈上，那个早晨天不停地下着雨，武吉知马河又淹水了，淹得很厉害，河水呈血红，流势急速，浩浩荡荡，有排山倒海，席卷一切人间垃圾之概。我们唱着团结的歌，在雨中游行，我第一次感受到气壮山河的滋味，我也明了那河的怒吼的含意。

雨过天晴的日子，我再在山冈度过平静的两年高中生涯，然后我投入万花筒似的社会工作。那是段无法看到小溪、萍池或河流的苦涩日子，我看到的是咸得发苦的海水，我天天都看海，有点不耐烦。只有在夜晚，当岸旁的路灯投照海面，在朦朦胧胧灯光的映照下，我才能从那邈远的、虚幻的灯光波影里，找到我向往的意境。

那一夜，我下班时已近午夜，天下着毛毛雨，我独自奔到巴士总站时，距离最后一趟车开发时间还有数分钟。我稍微喘了喘了气，定下神来观看周围的雨景，霓虹灯在雨中闪烁，泛出几分朦胧美，天气微寒，有点初春的况味。雨丝紧密地飘落在宁静的街道上，空气中泛着街边人家阳台上盛开的花朵的幽香，我感到一种进入远古世界的寂寂的意境美。这时，不知哪家人家的收音机正播着幽怨的《绿岛小夜曲》，紫薇的哀怨歌声唱出了诗人囚困火烧岛的寂寞情怀。那夜我体会到中华文化中蕴藏着的那种无奈的滋味，那滋味不止是为真理斗争而遭囚困的忧思，还掺杂着飘泊海外的华人的情思与对文化的热切追寻。那夜我下定决心到南洋大学深造。我不能再过着天天望着带着腥味的海的无聊日子，我要继续追寻我人生道路上的烟火。

三

那年七月，我从龌龊的市区背了个包袱到山冈，正是晚霞娇红欲滴的薄暮时分。一望满眼翠绿的相思树叶，满树嫩黄的粉状花蕊，一排苍树倒映湖中，古色古香的行政楼坐落在湖的那一角，八角亭掩映在绿丛中，我立即沉迷在这诗境中。清风漾起湖面的鳞鳞波纹，也吹得我满身满头的相思花，我第一次领略到唐诗宋词元曲中的优美意境在现实中呈现的震撼力。

在云南园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南大湖是我精神的寄托所在。在夕阳映照的黄昏，在微雨缠绵的清晨，在月光洒落的夜晚，在薄雾笼罩的黎明，南大湖都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它的美。湖畔栽着几株杨柳，微风拂来，杨柳飘曳，水波荡漾，在阴天的早晨，坐在湖畔石椅上看湖景，就颇有初春柳丝撩人情思的感受。

这湖是学生用血汗开辟出来的，湖筑在两旁都是小丘的斜坡下，四面都被围堵住，即使是下了滂沱大雨，湖水涨了，却也无处可流出。它是一湖被困住的水，偶而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也会有波光潋滟的景致，稍可慰藉海外华人对母族文化的思恋，但每当我在湖畔烫茶时，总被那永远浊黄的湖水困扰着，我深刻地体会到，被困着的水是无法展示它的生命力的。直到若干年后，南大成为历史名词时，我才又恍然觉悟，那湖水无异是海外华人对母族文化的相思泪。

在云南园的日子里，我倒往往通过园内的那条宽不过一米却长达近半公里的弯曲的小溪的奔奔跳跳的流水看到华族文化的生命力。那小溪流经竹丛、相思树、花树，然后朝向农家的园地流去。

四

七十年代伊始，我告别了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云南园。在移民厅任职的五年里，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我天天与海为伍，苦涩的海风吹黑了我的皮肤，咸咸的海水带着腥味拍打着我们的小船，我在蔚蓝一片的大海中看到天地的广大，但也体会到海洋的凶猛与霸道。在风刮雨飘的黑夜，我们的小船在波涛滚滚的海面前进时，那种颠簸摇晃的折磨滋味真难受。

那年代我童年居住过的乡村已发展新镇，小溪不见了；我就读过的小学也迁移了，新校舍再也没萍池了；我再也无法看到清澈的溪水与浊黄的池水了。

在那段生活颇为枯燥的日子里，我时不时都会到云南园去看看南大湖，浊黄的湖水仍然会撩起我对源于黄土高原的中华文化的情丝，只是湖畔的杨柳都枯萎了，石桌石椅也脏兮兮的，相思树被砍伐殆尽，整幅云南园的景观苍凉得教人心酸。

就在那一年的初冬，我带着到他乡追寻熨火的期望到了扶桑。我和妻初临乍到，对处处散发着凄清韵味的东瀛文化感到异常的好奇，但也对孤寂的异乡生活感到无可名状的无奈。

我们经常到富有华族文化色彩的横滨中华街散步，横滨港的初春、深秋或严冬的海风很凛冽，我们总无法在海边久伫。严冬的海港，日落特早，下午三点钟，海面就苍茫一片，望着水天相接处的迷朦景象，我常常兴起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惆怅。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会想起家乡的小溪、萍池与南大湖来了。

有一天，我随一位日本同事到他家附近的一条无名河垂钓。那是薄暮时分，暮靄自河的尽处渐渐拉拢，夕阳把残红映在河心上，一闪一闪发出澄黄的光彩。河的另一尽头尽是随风飘曳的杨柳，笼

罩在河面上的烟雾更为杨柳抹上一层朦胧，我于此深深体会到羁旅的闲愁是何滋味。在初临扶桑时，我曾想自此离乡背井，浪迹天涯，但居留四年后，我明了在一个文化迥异的他乡永住，将是凄凉的、无谓的。

在扶桑五年，我无从看到中华文化散发的光亮色彩。东京的新宿御苑中有座台湾阁，飞檐雕栋，算是最具有华族文化风情的了。横滨中华街的牌坊，也隐约闪烁着华族文化的光辉。在扶桑五年里，我几乎尝遍了东京与横滨所有的华人餐馆的菜色了。楼外楼餐馆勾起我对中国历史的反思，留园饭店又使我想起古代爱情故事的凄清美。餐馆的命名，都标志着店主对华族文化的怀念，那种情丝，不是长年旅居他乡者，实难以言喻。

在东京我结识了不少旅居扶桑的华人，都怀着对中华文化的深深的爱，在外面飘着小雪的夜，我们或在家中或在餐馆，漫谈着中华民族的前途，担忧着中国的走向。海外的华人，即使已归化为居留国公民，却依然会关心着中国的前途，热爱着中华文化。一位居住在仙台的新加坡籍医生，每年到使馆更换护照时，总会找我们进餐。三杯下肚，他就发起牢骚，说担忧自己的儿女将失去文化的根，而想把他们寄住在东京的朋友的家，让他们到横滨的中华学校学点华文。这种情丝像教徒对所信仰的宗教的执着，不只不会渐渐远渐稀薄，反而会随着年岁的增加而更浓郁起来。

我在东京五年，多少也总能从日本文化中窥探到中华文化的影子。日本的街景，都是古诗词意境的具体化。浅草散发的浓郁凄清文化气息、日光泛滥着的淡雅潇洒情调、箱根流泛着的幽远脱俗风情；泛舟芦之湖的逍遥情怀，漫步长崎夜街的怆然情思，夜枕立山旅馆听河流急奔的潇洒自在；这一切都曾教我沉醉，但也更教我兴起对中华文化的思念。我在异乡生活，缺乏的正是教我神往的生活中的烟火。

我终于回到阔别五年的故乡，那个飘着细雨的十二月天，我驱车上云南园，景物已变，建筑物大改，湖水更浑浊，云南园的花草显得衰飒，我似乎已找不到从前我所拥有的，对小溪、萍池、河流与湖水的情怀。这种失落感直到我到了桂林，才慢慢消失。

五

那一年仲秋，在游罢美国与日本后，我们一行七人到了桂林。

桂林的秋，街道旁开满丹桂，空气中有一股很浓很浓的香味，熏人欲醉。

漓江是一幅会动的水墨画，白云是山峰的面纱，江水是山峰的梳妆镜，江面的扁舟与鸬鹚捕鱼的景象，则是镜子的点缀品了。那个清晨天下着细雨，江面迷朦一片，漓江挂着的是一片呈现出唐诗宋词元曲的意境。

我站在船头栏杆远眺，雨点在江面绣出千千万万朵涟漪，白云飘荡，山峰淡出，渔舟朦胧，一切景物，都只有些大意，若隐若现，却又教人回味无穷，犹如宋明小品文一样耐人寻味，我于此算是首次品尝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了。春雨杏花江南，我从漓江领略到南方文化的优雅滋味。

中华文化赋与中国山川性灵与色彩，山川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漓江的天然美，勾起文人的情丝，他们写下了好多诗文歌颂它，这些诗文增添了漓江的妩媚，使它在天然美之外又有了意境美。

从桂林回来后，整整五六年我再也提不起看山看水的兴趣，直到那一年我到了温哥华，游了史丹利公园，我才意会到秋雨中的史丹利公园的情调，是绝似江南早春的韵致。园内百花盛放的美景，与树下堆满殷红的枫叶的喧闹，加上秋雨滴出的几分嫩寒与几许

迷蒙，真正教我走进一个绝美的、邈远的意境中。

往后数日，我又在温哥华唐人街的中山公园嗅到中华文化的气息。温哥华的秋是多雨季节，秋雨缠绵得教人心酸，一如老浮现在海外华人心上的那股乡愁。中山公园无疑是为慰藉海外华人乡愁而建的，园中的那一方小湖，更是旅居海外华人的思乡泪汇聚而成的。

华人基本上没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就是他们的信仰。华人天涯何处都可家，但他们始终放弃不了对文化与家乡的思念。这种思念无法消除，他们因此会毁家办学，倾资建公园牌坊。横滨中华街的牌坊，华盛顿唐人街的牌坊，三藩市“天下为公”的牌坊，都是为慰藉思念之情而建的。这些牌坊往往使我想起日本神道教的“鸟居”牌坊，牌坊是海外华人热爱本族文化的标志。

在没有牌坊没有公园的地方，华人藉以慰藉思乡之情的，就是到中华餐馆去品尝鲈羹莼汤。乡愁、乡愁，它像十月的秋雨，老缠绵在异乡的华侨心上。

六

我到了武夷山，游了九曲溪，才意会到九曲溪的水比漓江更清澈，九曲溪的景物也可看得更清晰。九曲溪勾起我对童年记忆中的乡村小溪的追思，它荫凉，有花有树，异常宁静。我童年时代经常去观看的小溪，是我朦胧意识里的生活中的篝火；九曲溪则是我步入中年所想追寻的篝火；武夷山的清幽环境，九曲溪的清水，都可涤尽我的烦恼。

闽江则有点像我中学时代看到的武吉知马河。从南平坐火车东下福州，一边是崇山峻岭上不时有野桃花盛开的景象，一边是逶迤闽江的时隐时现镜头，我想以后的日子若不愁吃不愁穿，我何不